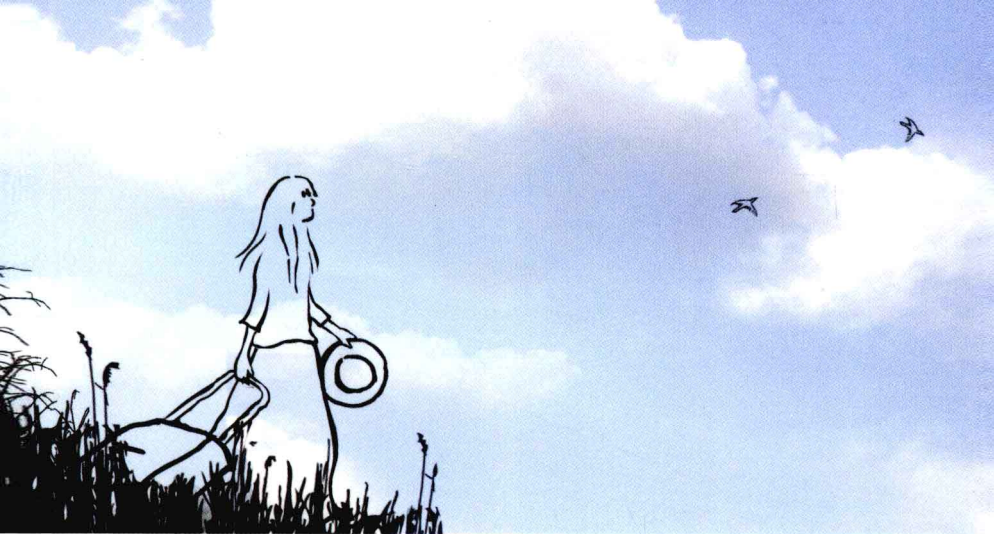




江国香织

落下する夕方
这个故事描绘了擦肩
而过的灵魂。
——江国香织

沉 落 的 黄 昏

“我打算搬家。”

“哦。”

八年，如此漫长的岁月，
怎能用一个“哦”就一笔带过？
然而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

沉落的 黄昏

〔日〕江国香织 著
李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落的黄昏 / [日] 江国香织著; 李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9

ISBN 978-7-5442-6582-9

I. ①沉… II. ①江…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865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044

Rakka suru Yûgata

Copyright © 1996 by Kaori EKUN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沉落的黄昏

[日] 江国香织 著

李炜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朱文婷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27 千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582-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我打算搬家。”

隐隐听到他这样说。

“什么？”我的目光离开了书页，扭过身子看着健吾，健吾的表情严肃得可怕。

“要搬到哪儿？”我问得漫不经心，是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健吾要一个人搬走——也就是要和我分手。

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八年！

“我无所谓，可为什么呢？你不是对现在的房子特别满意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傻，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抛弃。

健吾好像很难张口，嘟哝着：“不是的……搬家，是我一个人，也就是……”说到这里，他开始变得吞吞吐吐，“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正是赏梅花季节，我们来到了车程约二十分钟的公园里。在尖尖的焦黄色枝头，梅花散发出清爽的香气。与“百花园”这个夸张的名字相比，公园显得小巧而紧凑。除了有梅花盛开的小块地方，公园里游人很少。

“什么？”

当时我正在茶亭前面的长凳上看书，健吾正在喝甜米酒。

从健吾的表情里，我能看出他不是开玩笑，只答了一个字：“哦。”刚才喝果汁的杯子几乎空了，杯底的碎冰映出了一抹淡淡的紫色。

八年。

如此漫长的岁月，怎能用一个“哦”字就一笔带过？

然而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健吾在一家小型广告公司上班，是个身材魁梧、懂得体贴人的男人，喜欢喝酸奶，喜欢做爱，喜欢小说家约翰·欧文。从第一次见他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当时健吾在打橄榄球，是传

球前卫，校内报道经常表扬他特别遵守规则。他想说难以启齿的事情时，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对方，他的眼神总是那么悲伤。健吾一直没有改变这些特点。

虽然跟健吾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但即便是现在，被他盯着看，我依然会心跳加速。别人听了一定会很吃惊吧。

“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健吾用那硕大的双手捧着装甜米酒的纸杯，表情忧伤。

我用双手捂住了健吾的嘴。

“别说了。”我又一次差点忘记自己就要被抛弃，因为与之相比，看到健吾痛苦更让我心痛。“别说了。”

健吾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苦笑。

当不再相爱，或是产生了倦怠感时，难道只有一个人能感觉到，而另一个人却完全没有感觉？健吾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分手的？

我没有把手从健吾的嘴上拿开，而是站起来，身子慢慢地转了半个圈，保持和他面对面的姿势。书从我的膝盖滑落到地上。他的鼻子、下巴和嘴唇都很温暖，他应该能感觉到我手指的冰凉。

他抓住我的两个手腕，把我的手慢慢从他嘴边移开，说：“对不起。”

似乎一切都是现实。我一低头，从健吾那比学生时代细了许多的双腿之间，看到了黝黑的地面和自己的脚尖。

暖风和煦，春意盎然，下午的恬静。

“咱们回去吧。”我说。

健吾站起身，纸杯随之啪嗒一下滚落到地上，发出单薄的响声。

我开始大扫除。

一直哼着一首叫《公寓》的歌。

我要离家出走
越过眼前的河流
在冰雪融化之前
绑紧鞋带
踏出脚步

但离家的不是我，是健吾。这已经是两周前的事情了。

“有空来玩吧。”健吾临走时在门口这样说。这并不是因为健吾过于迟钝或善良，而是我们也许只能以这种方式分手，就像姐

姐或弟弟要离开家，开始独立租房生活一样。

提出分手→记忆很模糊，有几天不知怎样过的。天气一直很晴朗，我好像总是在散步→他向我坦白了分手的原因——虽然已经不重要，原因是女人，他说喜欢上另一个女人。当我问是否超过了喜欢我的程度时，健吾悲伤的眼神像小狗的那般，回答说“是的”。我想他的正直是一种孩子气的表现→在索性放松心情几天里，我放弃了思索→又一次具体地提到分手→健吾收拾东西，找房子→最后的晚餐→搬家。大致就经过了这样的程序。当然，现在这些程序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健吾离去了。

这就是事实的全部，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承受了多大的伤痛。

我曾阻止过他一次。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诚挚地说：“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如果在以前，只要我真心地求他，他不可能不答应，但是现在……

我在浴室里偷偷地哭过两次，后来还向上天乞求过两次，一边祈祷，一边又希望事情快点发生。尽管这有些自相矛盾，但我想赶快从这种摇摆不定的恐怖中逃脱出去。

我还拼命地把健吾抱住，倾注满腔的激情和他做爱。

但是，一切都于事无补。

我在健吾走后没有大声痛哭，没有停止工作，没有喝酒。我既没变胖也没变瘦，更没跟朋友长时间地打电话。因为我害怕只要做了其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意味着分手已经变成了现实。我根本无法相信以后的旅途中会没有健吾的陪伴。

干脆在房间里大扫除。并不是为了消除健吾的痕迹，也不是为了调整心情。实际上，健吾留下的几本书和 CD，还有使用过的餐具都放在原来的地方。分手时，我说想留个纪念，让健吾把他那件巧克力色的羊毛夹克衫送给了我。我把它用衣架挂起来，现在依然显眼地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就像健吾依然住在这里。

昨天在电话中，健吾说他的公司要换楼层，所以今天大扫除。我想我也要大扫除。如果健吾在大扫除，那么在同一时间里，我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请了假，上午在家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哼着《公寓》。我知道这是愚蠢的做法。可是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和健吾产生些许关系。

电话总是健吾主动打给我。每隔三天他会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在干什么之类。他把新搬公寓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用认真但略有些发圆的字体写在纸上，用冰箱贴给我固定在冰箱上，还把他的电话号码在我这里设了快速拨号。他说，这样就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了。但我从未给他打过。

最后的晚餐吃了寿司。起初打算做健吾喜欢吃的通心粉加奶汁烤菜，但觉得有些太刻意，就没有做。愈发不知该做什么，最后决定叫外卖。狠心买了三千五百元一份的上等寿司。和往常一样，我用不喜欢吃的鲑鱼子换了健吾不喜欢的星鳗，忽然想起他并不太喜欢吃鲑鱼子，于是说：“以后你再也不用吃两个鲑鱼子寿司了。”

话一出口，惊讶地发现有些刺耳，只好开玩笑似的又补了一句：“可惜我以后只能吃到一个星鳗寿司了。”

我们每人拿着一罐一百三十五毫升的啤酒，边喝边吃寿司，最后，喝了花茶。除了房间里到处堆的旧纸箱，除了健吾有些无力的笑，这个夜晚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你真的要走了。”

健吾竟然要离开我，竟然！

“你应该把他抢回来，要么就赶快去找个新男友。”好友凉子对我说。很遗憾，这两点我都做不到。依我的心性，我哪儿会去追别人。况且除了健吾，我对其他男人已毫无兴趣。

“算了。”我平静地说，平静得出乎意料，“就这样算了吧，

我不在乎。”

这是实话。我不想去填补感情的欠缺，这份欠缺只属于健吾。

“真拿你没办法。”凉子笑了。她是我读第二所大学（美术大学）时最好的朋友，现在住在香港。两年来，她经常用公司的电话跟我闲聊。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别说我了，凉子，你怎么样？你的那件事进展如何？”

所谓“那件事”，不用说是指她的婚外情。

“嘻嘻嘻。”

从凉子的声音里，我知道她还没有跟那个人上床。她的特点是一旦上床，热情立刻会云消雾散。

“工作呢？”凉子冷不丁地问。

“还在做。”我依然在认真地做事。我在一家规模比较大的辅导学校教孩子们美术和陶艺，有时还教他们植物印染。我原来对工作并不像现在这样投入。

“你人虽好，可总是立场不坚定，这可不行。”

凉子说得倒轻松，我反驳了一句：“还是要过日子嘛。”

凉子哧哧地笑了，好像在笑我傻，又好像充满了关爱。“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自己需要，就不能放手。”

凉子为我留下轻松的气氛，然后挂断了电话。

“How nice life.”

凉子最爱说的这句话，仍然欢快地在耳边萦绕。

How nice life.

这句话孤零零地飘落到耳中，落到没有健吾的房间里。

日子平淡地一天天从我身边逝去。

健吾会有规律地定期跟我联系。在电话里聊天时，我也能完全保持平静，甚至平静得让他略微失望。

星期三，我和学校的孩子们以及其他老师在附近的小区里赏花。樱花、罐装可乐、孩子们穿的T恤衫、春天的空气，这一切都让我想起健吾。但不是因为寂寞，相反，是某种轻快、安全又非常自由的感觉。

我又开始哼歌了。

星期四，收到了凉子寄来的航空信。信中写着一些给我这个伤心朋友鼓气的话，还有她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件事”的发展情况。我坐在咖啡店的二楼，一边喝红茶，一边读这封信。那个人是鞋店的店员，是凉子在香港的第二任情人。第一任是一位日本留学生，两人已在半年前分手。

或许我和凉子的根本区别，就是我们对事情的态度各不相同。

凉子对任何事都会主动出击。因为是由自己踏出那一步，所以能够返回起点。不管失去什么，顶多从头再来而已，毫发无损。

鞋店的店员二十四岁，胸前悬挂着银色的项链坠子和翡翠十字架，都吊在一根链子上。据说他有漂亮的头发，脚踝富于美感。他叫凉子的名字时，“虽然结结巴巴，但谦和的语调优雅而性感”。

星期五，健吾打来电话。我向健吾粗略说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比如和学生去赏花、收到了香港来的信，还有健吾也熟知的这位女友“被没有任何杂质的爱搅得心神不定”的近况，等等。健吾对我每天的生活非常清楚，几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区别。

“太好了，梨果，你每天能过得这么快活。”健吾的话中充满负罪感，“你看，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担心你已经开始迷失自己了，会不会有点……我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了？看来你不用我担心。”

我把电话线缠到了手指上，就像伊莎的髻发^①。

“不……不用。”

“哦。”健吾轻声笑了。我心里一凉。

①动画片《小甜甜》中伊莎一角的髻发发型。

“你好像情绪不好。”我说。

“可能是。”健吾说，笑声显得更加无力。

“你见不到我，会感到寂寞吗？”

我本来只想开玩笑地问问，但话一出口，内心立刻胆怯了，马上说：“算了，你不必回答。”

无论健吾怎样回答，我都会受不了。

“很寂寞。”健吾的声音含糊不清。

“新的女朋友呢？”

我话中带刺。除了挖苦，我能说什么呢？

“正在苦战呢。”健吾笑着说，“她、不、屑、理、我。”

我胸口一阵憋闷，分不清涌起的愤怒是针对健吾，还是针对那个女人。

“那个时候幸好没有结婚。”

在离健吾的新公寓步行几分钟的临街西点屋中，我一边吃着柠檬派，一边这样说，不过完全没有讽刺的味道。

五年前，健吾曾经向我求婚。当时我从我们相遇的那所大学毕业已有四年，健吾正在一家比现在的公司规模要大很多的公司里上班。他求婚时要求很宽松，说可以等到我美大毕业。但我断然拒绝了。我恐惧，因为我一直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实际上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尽管生活在一起，但竭力做到不像老夫老妻。

“别耍我了。”

健吾喝了一小口美式咖啡，静静地笑了。这是我们分手一个半月后的下午，在西点屋内的再会。

“我哪有！”

我在雨中的马路上径直往前走，透过玻璃看到健吾的身影时，双腿有些发软。健吾像换了一个人，满眼绝望。分手以来，这一刻最让我心碎。

健吾坐在靠里的桌子前，眼前摆着还没有动的巧克力派。我甚至想马上逃走。

“好久不见了。”看见我进了店，健吾笑着和我打招呼。这张我日夜思念的笑脸！我竟然能泰然自若地向他问好，真是奇迹。

“不好意思，好像是我把你叫出来的。”健吾说。

“不是好像，本来就是你叫我。”

我一坐到椅子上，就拿起健吾的巧克力派咬了一口。心跳得很厉害，有些眩晕。“好吃。”

健吾满脸无奈，微微笑了笑，表情好像在说：“喂喂，看你，咱们的这种相会，气氛应该更安静一些呀。”

我满不在乎，扭过头，利落地将淋湿的雨伞收好，心情开始变好。被健吾约出来，还是很高兴。我喜欢雨天、店里的温度还有湿度。

“你没变。”

健吾每次大笑时，两颊都会出现明显的皱纹，我喜欢这让我安心的皱纹。

“你过得好吗？”我问。

我情绪高昂，健吾看起来却有些憔悴。

“新的生活怎么样？”

“还好。”健吾的回答模棱两可，随后他点上了烟。我喜欢他在雨中吸烟，喜欢他拿烟的手势，喜欢他那份安静。

该办的事情很快办完了。我把寄给健吾的信件都交给了他。健吾把夹杂在行李中的几本书还给了我。我收下他妹妹为我买的欧洲巧克力。然后就无事可做了。

“梨果，一见到你，我就很放松。”

这似乎是健吾的肺腑之言。可我却无法说出“那你就再回到我身边吧”。

“那我走了。”健吾站起身，他的腰正好与我的视线平行。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个未成年的孩子。

“现在……就走？”我抬头看着他，知道自己眼神中充满了
依恋。我被抛弃了。

“嗯。”健吾很为难似的点了点头。

熟悉的侧面轮廓，熟悉的下巴。

“到我家看看吧？”

健吾不是主动邀请，是我逼他说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一套半旧的一居室房子，外观是常见的白色钢筋水泥墙。卧室之外，只有一间厨房兼餐厅的小屋子。简单的房间格局，是健吾的风格。从西点屋出来，去健吾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以前——十年前——去单身的健吾房间找他。当时他住的房子只有一间，但宽敞，有一套不错的音响。没怎么用过的厨房里，堆放着一些碗面。我们俩常常勉勉强强地挤坐在阳台上，向外眺望。

记忆那么遥远。

“我没有打扫。”健吾说。

我说“没关系”。

台阶上，响起了两个人的脚步声。

在我眼前，晃动着爬楼梯的健吾的腿和腰，还有他宽松的休闲裤。